

温瑞安作品集



温瑞安作品集

21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朝天一棍

上

目 录

第一卷：他的掌

第一章 怕冷女子	3
1. 心不在焉而在马	3
第二章 只是如今梦醒未？	11
1. 红楼梦魇青楼怨	11
2. 开会	16
3. 会议	23
第三章 清晨有雾	30
1. 会谈	30
2. 不醒之醉	38
3. 不醒之眠	42
第四章 血洗菜市口	49
1. 断送	49
2. 冷灰色	54
3. 刀下留人	62
4. 刀不留头	68
5. 血手难掩天下目	73
第五章 血染破板门	84
1. 强权难服豪杰心	84

2. 剑下留头	92
3. 一触即有所应	98
第六章 霹雳手段	103
1. 霹雳神捕	103
2. 放轻松	110
3. 爱极恨极	123
4. 石在，火种是永不灭绝的！	133
第七章 一趟受诅咒的劫法场	142
1. 不动如山	142
2. 我已不支	147
3. 不羁的刀尖	153
4. 你不是我	158
5. 我不是你	162
第八章 无依的舞衣	171
1. 我已非当年十七岁	171
2. 勇笑	175
3. 勇退	181
4. 他心口有个勇字	186
5. 勇进	192
6. 大事急事重要事关你屁事	200
7. 试招喂招阴毒招不打自招	207
8. 怒笑轻笑美人笑请勿见笑	211
9. 拼命搏命不要命注定有命	218
10. 亲情友情夫妻情不如无情	226
11. 走狗恶狗乞怜狗关门打狗	235

12. 多情总被无情伤	241
13. 红狐	250
第九章 四大皆凶	254
1. 黑光	254
2. 猛步	268
3. 怒步	273
4. 怒红	278
5. 怒花	284
6. 怒笑	290
7. 怒啸	296
8. 憎哭	301
第十章 与世有争	310
1. 苦笑	310
2. 虎笑	314
3. 笑死	319
4. 哭不得	324
5. 笑不出	328
6. 哭笑难分	334
7. 欲笑翻成泣	342
8. 翻笑红雨落纷纷	350
9. 未明是他苦笑却未停	357
第二卷：你的拳	
第十一章 四大不空	373

1. 从此起，开始寂寞矣	373
2. 让我恋爱可以吗?.....	379
3. 一点都不温柔的温柔	386
4. 何不轰轰烈烈爱一场?.....	394
第十二章 打男人的女人	407
1. 血腥男子	407
2. 除齿无他	411
3. 决斗?来吧!	415
4. 来分胜负吧	421
5. 难道她是你大姐	434
第十三章 打女人的男人	440
1. 因仰望而受伤的鞋子	440
2. 我是不是已有点老?.....	446
3. 我的心情不好	453
4. 给你看的温柔	457
5. 逢人都叫大哥	466
6. 善意的淫秽	473
7. 一个变成三个的女子	478
第十四章 龟国鹤人	486
1. 上得虎多遇着山	486
2. 龟国雪人	497
3. 比莲花还纯更白的公子	503
4. 无剑神剑手	508
5. 是她!.....	514
6. 叹息女子.....	518

7. 紫晶	524
第十五章 敬请见怪	530
1. 受伤的石头	530
2. 就是你	536
3. 不请见谅	542
4. 方拾舟	547
5. 不解温柔	552
6. 石头人语	559
7. 六龙三姑	565
8. 狗屎·垃圾·禅	572
第十六章 红炉上一点雪	578
1. 自私、写诗还是大公无私的大师?	578
2. 吃花狂僧	584
3. 寒时寒杀阇黎热时热杀阇黎	590
4. 取之于大地,用之于人	597
5. 明头来明头打暗头来暗头打	603
6. 灭却心头火自凉	611
7. 天行健	619
第十七章 认真栈	625
1. 那年、那时、那儿	625
2. 山雨欲来猪满楼	631
3. 没有会赚钱的傻瓜	637
4. 逃花	643
第十八章 杀死你的温柔	650
1. 桃花	650

2. 桃花运	655
3. 一树桃花千朵红	662
第十九章 不如温柔同眠	669
1. 桃	669
2. 桃花瘾	676
3. 逃	681
4. 桃花劫	687
第二十章 我是你的温柔	695
1. 此时,此地,此情	695
2. 挑	700
3. 去年今日此门中	705
第廿一章 她是她自己的温柔	713
1. 人面桃花相映红	713
2. 人面不知何处去	718
3. 月黑风高杀人夜	722
第廿二章 她是你的温柔	730
1. 一拳天下响	730
2. 朝天喝问	736
3. 桃花依旧笑春风	745

第一卷 他 的 掌

——人，总是以有限的生命与无尽的时空搏斗。

卷 首 诗

万山不许一溪奔，
拦得溪声日夜喧；
到得前头山脚尽，
堂前溪水出前村。

第一章 怕冷女子

1. 心不在焉而在马

在苏梦枕、白愁飞命丧风雨楼的当晚，也是“六分半堂”与“金风细雨楼”另一次对决对垒的夜晚，张炭就遇上了一个人。故人。

故人有许多种：相识的朋友是故人，深交的旧友是故人，记忆里的老友也是故人，连死了的友人也是故人。

张炭跟这位“故人”可没有深交。

可是没有深交并不等于也没付出真情。

——你不一定对交得最久的朋友付出最深的感情，是不？交情，毕竟不是以年岁计算的。

何况，张炭对这位“故人”的“感情”还非常微妙、十分复杂。

其微妙程度到了：自从王小石进入“天泉山”、入了“金风细雨楼”之后，张炭一直神不守舍，似有一个微弱的声音一直在哀哀呼唤着他。

那是个熟悉而陌生的声音。

那也是他自己心底里的声音。

那是个女子的声音。

若不是这事分了张炭的心，张炭还真不至于轻易让温柔闪扑向白愁飞与王小石、苏梦枕对垒的场中，以致温柔一度为白愁飞所制，用以挟持王小石和苏梦枕。

只不过，到头来，白愁飞还是没忍得下心杀掉温柔。

——这冷傲自负、桀骜不驯的人，大概也对温柔有点真情吧？

奇怪的是，张炭越来越把持不住了。

虽然大敌当前，端的是一番龙争虎斗，但他确是精神恍惚，心不在焉。

心不在焉在哪儿？

在马。

他只想打马而去。

他甚至能辨别得出，那声音在哪里（离此不远）如何急切的呼唤他，而这声音又对他如何重要（虽然他说不出所以然来），他真想立即骑上一匹快马，在这哀呼停止之前找到这个人。

但他不能说走就走。

今晚对决的是他的好友、至交、兄弟。

何况牺牲了的蔡水择，更是他的兄弟、至交、好友。

他要为这个兄弟报仇。

说也奇怪；他以前极瞧不起这个兄弟。他觉得自己含辛茹苦，冒风冒霜，为“七大寇”、“桃花社”同时建立起声名地位，但蔡水择却自谋私利、坐享其成。

不过，一旦发现他为大义众利杀身成仁时，敬意不由而

生，甚至那种震佩之意，尤甚于对一般人，使张炭也不禁扪心自问：

一，他是不是一直对蔡水择都有极深的期许、极大的信任，以致他愈发容忍不了蔡的背弃，而对他有极大至深的误会，也致使蔡一旦不失所望时，他便分外愉悦呢！

二，是否一直以“反方”表现的人，一旦以“正方”姿态出现时，更易令人感动、珍惜呢？

三，这样说，岂不是一向为义鞠躬尽瘁的人，还比不上一向作恶但有朝一日忽尔一转向善的人来得可珍可贵？

四，这样，公平吗？

不知道。

对想不通的事，张炭应对的方法是：暂时搁下了，不想了。

也许，过些时日，再回想这事的时候，已不成为问题了。

他不知道这方法也正是王小石应对问题的办法。

王小石应付解决不了的难题时，就把它写下来，记下来，放到抽屉里去，过些日子，再拿出问题来审察，发现大多数的问题，已给解决了。

给什么解决的？

光阴。

岁月。

时间。

所以说，岁月虽然无情，但却有义。

张炭一直要等到“金风细雨楼”里的风风雨雨告一段落之

后：

白愁飞丧生。

苏梦枕死。

张炭却不重视这个：

他讨厌白愁飞。

他巴不得他死。

他敬重苏梦枕。

但他跟苏梦枕却没什么感情。

你对一个很知名也颇敬重的人物，生死反而不如身边亲友来得震撼；是以，人天天几乎都得悉自己所知的人物夭逝，但都不如得知自己所熟悉的人歿亡来得感伤。

张炭对苏梦枕就是这样子。

等到局面一受（王小石）控后，他即行向唐七昧和温宝说了一声，马上打马而去。

去？

去什么地方？

他也不知。

他只知有个地方（不远处）有个人（熟悉的人）在呼唤他。

他就去那儿。

孤树。

寂桥。

星灿烂。

在这风大雪小的寒夜里，河床隐约铺雪，酒旗远处招曳，还有暧昧温昵的梅香。

到了这儿，心底里头那一种呼唤之声，可更断续而急切了。

(谁在唤我?)

(是谁在呼唤我?)

张炭在发现那呼唤声竟似来自他内心的同时，正好发现桥墩那儿匍伏着一个人影。

他没有细虑。

立即过去。

——就像唯恐错过一场千里姻缘，万年约誓一样。

于是他就真的见到曾在他生命里十分特殊的人物：

一个女子。

一个曾在“甜山”老林寺里因特别的因缘际会而后一度“连为一体”的女子：

无梦女。

“冷啊……”

这是无梦女见着扶她的人，原来是一张半黑半白的俊脸满布胡碴子的张炭后，从冻得发白的樱唇里所吐出来的第一句话。

仿佛，他来了，就可以给她温暖了。

“他抢走了我的‘山字经’，”无梦女头上和脸上的血原已凝固了，但只不过是动了一动，新的血又涌现滚落，“不过……”

她的血好鲜。

好红。

十分红的血，跟雪光相映分明，分外怵目。

张炭见之心惊。

也心疼。

——心疼是怎么一种感觉？

心疼是不忍见所爱所惜的事物受到伤害的感受。

无梦女依然怕冷。

伤后的她，更怕寒。

她凄艳一笑。张炭不明白她说的是什么，说了什么，但他知道的是：

她右腕已断。

头上着了一掌。

要换着旁人，只怕早已香消玉殒。

要命的伤，不在手（但断腕的伤口却足以使她流血过多而死），而在首。

那一掌的确非常要命，使得无梦女的额顶发际也凹陷了一块。

但无梦女却未死。

至少没马上死。

——这是什么原因？

难道是杀她的人手下留了情？

——看又不似。

要是“留情”，就不致一掌拍裂她的“天灵盖”了。

——难道这女子的头骨，有特殊抵受重击的异能？

张炭不敢想那么多。

也不及细虑。

他先为她止血。

疗伤。

他毕竟是“天机”组织张三爸的义子，对于敷伤口止血，惯于行走江湖的人，自有一套。

(谁伤了她?)

(为什么要伤她?)

张炭不禁对那个伤害这么一个失忆而怕冷女子的凶手，感到无名的切齿忿恨。

却听无梦女悠悠噩噩的又说：“……神君……师父……无情……小侯爷……”

——神君?师父?无情?小侯爷?

张炭瞥见雪地上凝了一大摊的血，不觉也感到一阵寒意。

在他以自身功力灌注入无梦女体内，先护住她心脉之后，寒风一吹，他也不禁觉得很有瑟缩。

——难道他也怕冷了起来?

忽然，奇特地，他也感到头痛欲裂起来了。

那感觉就像他也着了一掌。

稿于一九九三年四月二日：沈先生信1.“惊艳一枪”、“一怒拔剑”已发排；2.“布衣神相”版权查究；3.争取推出“血河车”系列；4.各地盗版出笼；5.“93中国书市预测”全国20余家报刊发表；6.人民日报刊出新业斋之“今年广州图书市场预测”特别推重我作品；7.“长江文艺”出版“七大寇”；8.友谊要推出“凄惨的刀口”、“刀丛里的诗”；9.“杀楚”将再版发行，并加印加版税；10.中国友谊